

开栏语:今起,本报推出“艺乡人”专栏,开启一段关于艺术、乡土与人的发现之旅。他们以艺术为犁,深耕生活这片沃野,围绕回归与创造、传承与新生,共同描绘着一幅新时代“人间烟火”与“诗和远方”交融的浙江文化发展新画卷。他们中,有来自省外国外,将浙江作为创作热土的新居民艺术家;有深植于城乡,默默守护一方文脉的本土艺术家;更有充满活力的年轻艺术从业者,以新锐视角与表达带来鲜活气息。尽管背景各异,但他们都以艺术为媒,为文化生活注入勃勃生机。

让四万棵沉默的桂树“开口吟诵” 舒羽:在家乡做一个种诗的人

■ 记者 刘俏言 见习记者 蔡昆林

一个桂雨淋漓的日子,我们在杭州桐庐有着“桂花第一村”之称的母岭村,见到了诗人舒羽。村口那株千年宋桂的繁荫下,舒羽的笔记本正承接着叶隙漏下的光斑。

这位将大运河国际诗歌节打造成杭州文化名片的诗人,如今以富春江为砚、桂花作墨,在故乡桐庐的经纬里写下新的诗行:让四万棵沉默的桂树“开口吟诵”,使严子陵钓台的烟波里重现严子陵与李白的对酌。

舒羽的选择所带来的,不只是乡愁对个体的慰藉,更是诗人群体的文化回归和乡村生活里悄然生长的希望。

风往故土吹

2009年,中国诗坛多了一个叫“舒羽”的名字——从2009年6月到次年5月,她在短短一年间内发表了260多首诗歌。有人称她为“诗坛才女”,有人评价她“写诗如火山喷发”。

她始终觉得自己的底色,来自烟火气的浸润。因着这份对烟火气的执着,舒羽于2011年在杭州的京杭大运河边创立舒羽咖啡馆,不久,这里成了诗人们聚集的沙龙,也成为她此后创办大运河国际诗歌节的创意萌发地。

然而,2019年春天,已是杭州文化界“熟面孔”的舒羽,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惊讶的决定:将工作重心转到桐庐乡村。这位总是听从内心召唤的诗人,在事业的鼎盛时期选择转身。

“从杭州到桐庐,乡村的山水是最大的吸引。”舒羽解释她的选择,“中国人骨子里几千年来都有一种对山水林泉的向往,有时候不需要理性思考,直觉就会给你答案。”

这个决定既是一次追随内心的迁徙,也是对家乡邀约的回应。当舒羽在为人生翻开新的一页时,桐庐的母岭村也正站在自己的十字路口上——这是一个曾依靠售卖桂树苗木而富有的村庄,但2014年起,因为存量增加和市场饱和,桂树苗木的价格一路下跌,销量也是持续下滑。2016年,村集体负债达190余万元,村经营性收入不到10万元。

“最困难的时候,桂树苗木只能当柴烧,卖不出去。”时任村支书邵双贤一度为村子里的四万棵桂花树犯愁。听说有个诗人叫舒羽,是桐庐人,邵双贤和当时的街道书记决定往杭州跑一跑,“我们带着母岭的照片、桂花产品,跟她讲村里的故事,说我们需要一个懂文化的人,帮我们把桂花的故事讲出去!”

起初,不仅舒羽有犹豫,村民们也犯嘀咕。事实上,邵双贤心里同样没底,“桂花跟诗,真能搭上边吗?”因为他的账本上记着理性的数字:“桂花收购价5元/斤,五年没变。”

2019年的一个春日,当舒羽驻足村口凝视那棵宋桂时,她看到的,却是被困在价格洼地里的乡土美学——蒸桂花糕的炊烟、酿桂酒的古法,缺的不是价值,而是价值的“翻译者”。“我来到了这里,就要做点事。”舒羽看着这棵“桂花王”,忽然就定了心,“就这了。”

这份选择,藏着比“浪漫”更实在的考量:母岭的桂花若能与诗歌结合,既能区别于其他“桂花村”,又能融入桐庐的文化脉络。

从此,舒羽就成了母岭村的“常客”。她跟着邵双贤走遍村里的桂花林,深入村民生活,倾听桂花的故事。舒羽感悟到:“母岭最多的是桂花,最缺的是附加值,我要做的是为四万棵桂花树戴上诗的桂冠。”2021年9月30日,舒羽正式入驻乡村工作室。

艺人艺语

“诗不会让桂花多开一朵,但能让每朵花都被看见。”



舒羽正在阅读。

本报记者 曹坚 摄



舒羽山房的诗会现场。

帧动画、每一段旋律,都凝结着一群艺术家对诗的理解与敬意。

众声和鸣,舒羽享受这样充盈的时刻。

诗意向远方

文化的力量,还飘到十公里开外的桐君山上。

“以前山上有个茶馆,连房租都收不回。”桐庐文旅集团负责人说,舒羽无偿授权了“舒羽咖啡”,把这家品牌咖啡馆开到了山上。“她帮我们请来专业的教授做宋韵室内设计,还亲自培训员工、店长。”他对舒羽的评价是“很会考虑我们不容易的地方”。

如今负责咖啡馆运营的袁久红,最清楚这里的变。他们推出用宋盏盛的“解药咖啡”,还把母岭村的桂花糕、桂花酒放进店里卖,春节桂花礼盒更是销售了10万元;今年国庆长假,咖啡馆的单日营业额能达到3.6万元。”现在的桐君山,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景点,游客会特意爬上山喝咖啡、听诗读诗,感受文化与诗意。

谈起山上的咖啡馆,舒羽说,家乡之于自己,仿佛悄悄在孩童心底播下的种子。“小时候我曾在桐庐的山水间被诗意滋养,所以格外想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。”

舒羽工作室的门口刻着这样一句诗:“当诗的飞鸟迎来了梦的桂冠,墨水与翠绿签下芬芳的盟约。”这是她对故乡的深情告白,更是一个诗人用文化浸润家乡的宣言。

她还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,将和家乡的连接写成了20首14行诗,叫《结庐在桐庐》。这20首诗写的是桐庐的20个地点,绝大部分是乡村,里面既有对乡村的刻画,也有她从小在这里生活的记忆。

在2023年6月13日的新书发布会上,舒羽联合浙江大学出版社,将此书的版税和当天签售的700本诗集全部,都捐献给了桐庐子久学校。这本《结庐在桐庐》诗集,已经成为“跟着诗词游桐庐”的诗意图,出现在当地景区的书架上、民宿的房间里。

最近,村口的“桂花王”又开花了,舒羽想起自己写的那句“桂花王撑开的浓荫上有群星闪烁”,期待着诗意从乡土根脉向远方生长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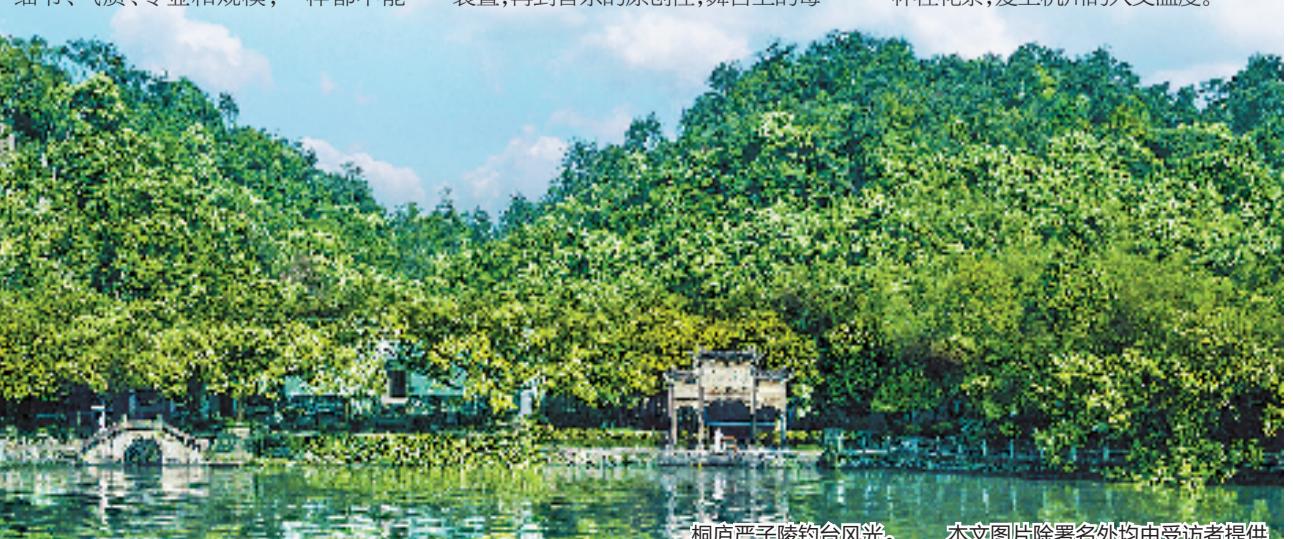
母岭村飘荡的桂香,顺着富春江的水,串联起严子陵钓台的隐逸、桐君山的药香。在绿水青山间回眸,舒羽觉得,这份富春山水的诗意图一定会与大运河的人文底蕴相和,“让更多人透过一首诗、一杯桂花茶,爱上杭州的人文温度。”

把诗种下来

桐庐与诗歌的缘分源远流长,今年正是桐庐建县1800年。据统计,历史上文人墨客们曾为“诗乡画城”桐庐留下了7400多首诗词,其中包括李白、李清照等人的作品。他们当中,近半是为追慕东汉隐居富春江畔的隐士严子陵而来。

于是,舒羽将目光放到更广阔的桐庐山水之间:“古人用他们的眼睛阅读山水,写出五言七律。现在我们需要用当代的眼光和语言来重新讲述美丽的富春江。”桐庐本身是一座文旅融合的城市,民宿餐饮配套服务发达,舒羽认为,富春江诗歌节可以把这些资源充分调动起来。

“我把每一场活动都当一件艺术品来做,历史叙述、当代挖掘、艺术呈现,细节、气质、专业和规模,一样都不能



桐庐严子陵钓台风光。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



第十一届“文荣奖”颁奖典礼现场。

图片由主办方提供

寻找当下电影的唯一性

——独家专访“文荣奖”评委会主席、导演贾樟柯

法取代的。或者说,观看电影的方法是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。

每种媒介都有它的优点,我们要发挥电影的优点,发挥它的唯一性。唯一性是可以找到的,也可能是“发明”出来的。特别是现在科技快速发展,AI等新技术对电影有很大的赋能,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走在前面。随着科技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,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在科技应用上,态度比较积极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电影正处在媒介技术环境和观众变化的活跃期,我们还是要发挥创造力,继续学习,让电影能够在新时期发明出、创造出、寻找到它的唯一性。

记者:刚才说到AI,您之前也制作过AI短片。接下来,还会尝试用这样的技术去创作更多影片吗?



贾樟柯:导演、制片人、演员、作家,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,平遥国际电影展创始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第十一届“文荣奖”评委会主席。

■ 本报记者 张亦盈 傅颖杰

秋意渐盛,东阳横店,片场喧嚣未歇。

在光影交织的2025横店影视节上,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一位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——贾樟柯。再次来到横店影视节,他的身份已从《风流一代》的推介者,切换为本届“文荣奖”的评委会主席。从参与者到工作者的转变,于他而言,也是一次回归。

活动间隙,贾樟柯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。访谈中,他既流露出对产业发展的冷峻观察,也展现出对技术未来的密切关注。谈及正席卷一切的AI浪潮,他描绘AI像一位携带着未知种子的伙伴,帮助艺术家培育出“世界上不存在的植物”,让想象的疆域延伸向未知之境。

对话中,他的热忱始终与审慎相伴,对于中国电影、浙江电影的思辨也由此展开……

记者:去年,您以嘉宾身份来推荐电影《风流一代》,而这次以“文荣奖”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前来。在这样的身份转变下,您有何感想?

贾樟柯:很高兴能够第二次来到横店影视节。去年来,横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一方面,去年我参加了全国影片推介会,这是横店每年非常隆重的节目,也是整个电影行业非常重要的交流、聚会的机会。通过推介会,《风流一代》也得到了国内院线的很大支持。

那次,我也参加了“文荣奖”,以嘉宾的身份。那是我第一次参加“文荣奖”,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回忆。我觉得横店很能代表中国电影的“现场”,这里每天有那么多的剧组在拍摄。横店是整个行业的“晴雨表”。

在这里举办“文荣奖”,是对年度影视作品、演员,甚至整个影视行业的一种鼓励和梳理,非常有意义。今年很高兴能受邀作为“文荣奖”的评委,来负责“文荣奖”评选。我自己从参与者、感受者变成了工作者。这种节展,其实也是业内的交流平台,让我们回归到中国电影本身。

记者:这两年,大家对中国电影的现状有很多讨论,声音各不相同。您觉得,中国电影的发展情况怎么样?

贾樟柯:其实,目前电影所遭遇的困难是全球性的问题。相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,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还算是保持着相对发展的趋势。虽然,我们现在也面临不少的困难,但是大家还能够往前走。

大家一直希望能够回到2018年、2019年行业巅峰的状态,也在为之努力。当下想要破局,我觉得,首先还是要从电影的创新上着手。

像横店,既拍电影也拍很多剧集和短剧,在这样一个多种媒介交织的环境里,我想电影工作者还是要找到当下这个时期电影的唯一性。所谓电影的唯一性,就是我们拍出来电影是其他媒介无

法取代的。或者说,观看电影的方法是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。

每种媒介都有它的优点,我们要发挥电影的优点,发挥它的唯一性。唯一性是可以找到的,也可能是“发明”出来的。特别是现在科技快速发展,AI等新技术对电影有很大的赋能,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走在前面。随着科技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,我们的电影工作者在科技应用上,态度比较积极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,电影正处在媒介技术环境和观众变化的活跃期,我们还是要发挥创造力,继续学习,让电影能够在新时期发明出、创造出、寻找到它的唯一性。

记者:刚才说到AI,您之前也制作过AI短片。接下来,还会尝试用这样的技术去创作更多影片吗?

贾樟柯:对。对于影视行业来说,近几年来AI带来的影响,已经产生了比较颠覆性的变化。但把眼光放长远,每一两年都会有新技术产生。比如声源系统,这十来年已经迭代升级了很多次。

电影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,技术是动态的,没有一成不变的技术。作为从业者,需要同步学习。否则,过去的制作手段甚至它的硬件支撑,在以后可能都会逐渐消失。

记者:您早期的作品如《三峡好人》等都是聚焦于一时一地的人物形象,但《山河故人》《江湖儿女》《风流一代》三部片子,选择用长时间的叙事进行“凝望”。这是您在创作上的一种改变吗?

贾樟柯:创作者肯定是在创作的履历、年龄的增长、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对我来说,我的创作就是反映自己每个年龄段、每个阶段最真实自我的想法,现在的我在关心什么、想什么就会拍什么。

记者: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想法?

贾樟柯:有初步的计划或者想法在脑子里,很快会拍摄一部新电影,关于当下的故事。

记者:去年,您成为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。从这一身份来说,您对浙江电影的发展有什么感受和建议吗?

贾樟柯:这几年的浙江电影,我们称其为“浙江电影新浪潮”。所谓“新浪潮”,表现之一就是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青年导演,包括顾晓刚、祝新等,他们的作品洋溢着江南风情的气息,根植于浙江这片土地的价值观,他们的创新力很强,让人刮目相看。电影界也很重视,关注这批导演,他们带着新的美学进入到影坛。

再者,浙江也有非常多很有影响力的电影节,比如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、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等,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扶持也很多。所以说,浙江给我的印象就是,这里是一个会产生新电影、好电影的地方。